

# 看戏 不是去做阅读理解

◆ 朱光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两朵蜡笔绘就的野花，迎风婀娜弯腰，弯着弯着，幻化成两个弯腰做体操的少女背影；如花朵横样的烟花，在屏幕上绽放，忽然腾跃出一只欢快的猴子“放射”出道道红色光芒……看得人心情舒畅，想从 Young 剧场的座位上也蹦起来，“跃”入彩色铅笔画绘就的美好森林，《里昂的野花》是漫画家马维佳前年在法国疫情独处时，内心绽放出的作品，今年上半年由民谣歌手小河编配上音乐，日前上演。这是一部没有人物塑造、剧情推进的作品，也因此，引发两极观感。

一部只有一张张叠化的动画和一个人负责吹拉弹唱的“剧目”，怎么看？有人看得雀跃不已，有人看得睡着了；有人看得心花怒放，有人看得一头雾水……雀跃的、怒放的，都是跟着感觉走的观众；睡着的、雾水的则是寻求理性的观众——睡着的放弃了，雾水的始终在坚持。

看戏，到底应该怎么看？随便看，放松看，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去看。对“看戏”的预设，会影响看戏的效果。曾经在剧场里听到话剧迷的感慨：“我自己买票的时候，看到看不懂的戏，就觉得是戏太高级。”看，对

一部戏的物质投入也会左右观感。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是市场上有什么样的戏，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观众期待。

例如，悬疑剧、侦探剧的风行，会让普通观众被阿加莎·克里斯蒂“一叶障目”——要么，觉得中文版《无人永生》比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版的《哈姆雷特》“还要好看”；要么，觉得大概悬疑剧加上音乐剧也会“不得不看”。或者，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么时尚又那么高尚，下单买了国际舞蹈中心的现代舞——确实，舞剧、舞蹈是当下市场上销售最热的品类，其婀娜舞姿、绚烂舞美童叟无欺；但看到一群赤膊穿西装的男人在地上打滚是啥意思？

如果把目光望向发端于传统意义上的戏剧——两三千年前古希腊的戏剧、唐代的中国戏曲参军戏，那么截至 20 世纪之前，讲故事、树人物是主流，相当于如今“舞台剧”的概念。

笼统说来，20 世纪之前戏剧的主要任务，确实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讲故事、树人物、传道理。因为欧洲老百姓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识文断字读书，戏剧始终是更为直观的普及常识、了解历史、娱乐休闲的方式。在中国，戏文的狭义就是三国演义等戏台上的故事，广义才是“戏剧文

学”——不识字的老奶奶依然对戏文故事如数家珍。因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引发的社会思潮变化波及到知识分子和艺术圈。随后，戏剧“讲故事、树人物、传道理”的功能被颠覆。怎样“反传统”怎样来。这里的“传统”指的就是古希腊戏剧传统，亦即，戏剧讲究的“三一律”——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里展示同一主题的结构被颠覆。对于不了解戏剧发展脉络的普通观众而言，《无人永生》这类密室侦探剧是最符合“三一律”的通俗戏剧。百年前，“三一律”在国际舞台就不那么“流行”了，或者说，如莎士比亚、莫里哀这类被奉为各国各大院团的保留剧目、经典剧目——如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会世代传承下去。但每一代的青年导演都在探索更新的舞台表现方式。例如，早在百年前，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就让坦克车开上舞台了。开创了荒诞派戏剧的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典型的反三一律——这甚至是一部令人煎熬到坐立不安最终又怅然若失的戏。“戈多”好像代表的是“幸福”，可是两幕几乎重复的人物和台词，让人困惑、迷茫甚而厌倦乃至自我怀疑——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她或它）？台词为何要重复？场景为何一模一

样？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这戏要怎么结束？怎么没有女性角色？那棵树是啥意思？看到最后，那个戈多还是没来，我是不是白看了？在数千年看情节、追故事的“主流”之下，1953 年首演的《等待戈多》确实让不少观众不知所措。他们更像是看《里昂的野花》的部分观众那样满脑子问号，或者睡着……

时间证明了导演向观众的单向输出，不再是唯一的观演状态，亦即编导并非“出题人”，观众也并非“做题家”，因此，看戏并非是做阅读理解题。戏剧，也可以单纯激发起某种情绪。例如话剧《4:48 精神崩溃》，剧作家萨拉·凯恩有抑郁症，总是在这个时间点醒来。全剧也没有情节，只有凌晨醒来的情绪宣泄——观看之时，整个人被各种各样的绝望的能量攫取；看完之后，终于感受到自己还不算是最绝望的那一个……戏剧的好处之一，就在于能让观众去体验生活中未曾体验、但有益于身心成长的“苦口良药”。哪怕《里昂的野花》能让人睡着，那也是睡在春天的梦境里。

因而，看戏，只是进入一个梦想时空里放松。顶多怀着“相亲”的心情，合得上就多看几眼，多聊几句；不投缘，那就 PASS，下一个！

国际著名艺术资讯平台 Artnet 不久前发布了“创新者名单”。这是它继 2020 年后第二次发布此类名单。

这个名单不仅聚焦于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还聚焦于在推动艺术市场不同领域发展上有创新之举的画廊主、品位制造者和企业家。

根据其介绍，2022 年的这份榜单聚焦了 35 位创新者：“有的人在培育未来的市场中心，有的人将新媒体手段带入发展缓慢的博物馆，还有人试图建立一些极其先锋的、今天的艺术家们意识不到他们可能会在 50 年后需要的机构”。

“所有上榜者都在做着独特的、改变游戏规则的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描绘一个新未来”。

它还强调，名单没有年龄、地域限制，也没有

## 希望我们也有一份“创新者名单”

林距离

◆ 林明杰

有资历的限制，可以是“国际报纸的头条新闻对象，而有的人你将是第一次了解”。

名单分为 5 个类别：“破坏型”艺术家、体系变革的代理人、下一代艺术经纪人、Web3 世界的建设者和投资者。

在此略作解释，所谓 Web3，即互联网形态的第三个阶段。Web1 阶段的特点是平台创造、平台所有、平台控制、平台受益，普通用户只是浏览者；Web2 就是我们当下的互联网，用户创造、平台所有、平台控制、平台分配，存在对待用户权益的不公平；Web3 的宗旨则是用户创造、用户所有、用户控制、协议分配。基于此互联网之未来形态的预估，艺术以及艺术市场的未来形态，也正成为创新者努力探索和尝试的课题。

在此，我无意于转述或评价 Artnet 创新者名单”的具体内容，而是想起了我们美术界的各种评奖。官方协会的评奖无非是按照艺术门类，对参展参评作品评出一二三等类之类，越来越平淡无奇。民间机构有的艺术评奖则善于用夸张的说法来撩拨人们的焦虑感和虚荣心，譬如艺术财富排行榜、艺术权力排行榜……

但我们恰恰缺少了对创新者的大力鼓励。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共性的遗憾。艺术的评奖过于功利性，过于偏向于对成功者的夸耀，而缺乏对艰难探索者的鼓励。

Artnet 推出“创新者名单”时指出：“艺术界是一个常被历史、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

所左右的世界，因此在这里，创新尤为罕见。”很多人不能理解，艺术界不是以创新为主导的吗？怎么“创新尤为罕见”了？

确实，艺术的历史，几乎都是由无数创新的案例组成的。这些创新的案例，本来应该成为后来者创新的启发、借鉴和鼓舞，但是由于观念上的桎梏和利益上的固化，这些案例反而成了创新者面对的重围。去邯郸学步，本是为了更好地走老路，却不料学到后来连路都不会走，只能爬着回来了。艺术界正是陷于这样的怪圈了。抄袭者名利双收，创新者却孤军寡勇冷，还要承受各种误解和污名化的批评。难怪人们常常要感叹那些勇于创新探索的艺术家是殉道者。

正因为此，创新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希望我们艺术界的各种评奖更多侧重于鼓励创新，鼓励探索，杜绝抄袭，有效推动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希望我们也有一份“创新者名单”。

用雪替战友“小四川”赵国瑞搓脚、王芳慰问值勤上海小老乡讲起在吴淞口抓螃蟹等情节，都是编剧通过采风、采访得来的新鲜内容。

电影《英雄儿女》片长约 110 分钟，在 30 分钟左右王成就牺牲了。话剧在改编过程中打破了原来的电影结构。话剧将王成的牺牲放在戏进行到约三分之二时，这样的处理可以在前面把兄妹情、战友情、父子父女情这些情感铺垫充足。王成牺牲后，还不知情的王复标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来到朝鲜，已是师政委的王文清亲自接待他。王复标向王文清为何不直接告诉王芳她的身世真相，王文清说“不，我不能再让你失去女儿”，王复标突然反应过来，在来朝鲜的路上，“一上火车我就觉得哪里不对”……老年丧子的悲痛向他袭来。此时伤愈归队的王芳与父亲们相认，养父王复标对王芳说：

种不同的艺术种类，以定格的影片和剧场鲜活的演出作为不同传播介质，镜头下“真实”的战争生活场景与剧场中简洁“写意”十分有限的演出空间对剧本的要求肯定不同。

话剧《英雄儿女》以“信”为线索勾连全剧。开场即是在赴朝作战的列车上，哥哥王成给妹妹王芳写信，倾诉思念并报平安；下一场则是半年后已参加赴朝文工团的妹妹给哥哥写信。在一次躲避敌机的轰炸时，兄妹俩意外相逢并认出对方。王芳拿出父亲王复标写给自己的家信鼓励哥哥，两人分别时，她又写信塞给哥哥，让信陪着哥哥上前线。最后这封信辗转到父亲——劳模工人王复标手中时，已成烈士遗物。

话剧还有一些小说和电影中没有的内容，如前线战士与文工团员结生死对子“一对红”、王成

由于长度和体量有类似之处，话剧和电影经常互通有无、互相成就。小说给话剧、电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源。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取材于巴金的小说《团圆》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英雄儿女》，最近再度上映。

最初，电影《英雄儿女》就改编自小说《团圆》。小说、话剧、电影之间的互相渗透早已蔚然成风。

当舞台剧主创借助电影的“余荫”得到“庇护”的同时，也给自己戴上了枷锁。对于《英雄儿女》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观众就好奇话剧怎么进行改编，剧中王文清怎样将王成牺牲的事情告诉王芳、王复标，怎样唱响主题曲。若完全照抄照搬电影，话剧版很难完成重构超越。电影和话剧是两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相相亲 看看展 聊聊爱

从人民公园开辟艺术角看公共空间的文化实践

◆ 徐佳和

人民公园，地处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蜿蜒的曲桥将园内水景分为荷花池和碧翠湖，小桥流水和西山景区的瀑布、溪流给游客以欢快之感。人民公园承载着历代上海市民的幸福时光，近年来，周末热闹非凡的“相亲角”又赋予了人民公园新的社交功能和一抹都市喜剧色彩，缺爱和公园新的“世纪问答”一度成为脱口秀综艺中的热门话题。

这几天，一批“空降”的公共艺术作品，让闻名遐迩由婆婆妈妈主导的“相亲角”忽而有了艺术这个邻居。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市黄浦区绿化管理所联合主办的“园艺新风——人民公园艺术社区展”正在这里举办。同时，“上海美术学院—人民公园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自下而上都采用了近乎透明的树脂材料的雕塑作品《缩影——都市造像》，各式各样的容器和断裂的材料代表着不同个体的情绪与生活状态，被包容在一个方形的树脂容器里。容器集合体的出现，构成了都市的缩影，将原本独立的、不同的

个体赋予了群体性面貌。艺术家吴甫骅通过透明的树脂打开“自然之眼”，用通透的视角关注到了都市每个角落的生活百态。

一块“奇石”异军突起，而假山石在中国园林中本不应给人突兀之感，细看之下，才明白，这是一块重塑之石，铜材质的雕塑一半金光闪闪，另一半印满了指纹，这是艺术家朱屹立对置于园林中的文雅符号——“奇石”进行的大胆的实验尝试。对一块园林之石进行重塑，在上面加入人工的塑痕，是艺术家与自然的对话和审视自身审美趣味的游戏，同时也为观众留下了一个关于如何平衡“审美经验”与“趣味创造”的开放式问题。

人民公园的公共空间还有一件特殊的装置艺术作品，它是由上海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专业研究生与社区居民互动、共同创作的“云灯之树”，市民以多种互动的形式参与到装置艺术的“再创造”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这种参与式公共艺术实践，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情感诉求和文化属性，保持了市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

伦敦泰晤士河边的泰特美术馆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太阳”，它是由几千只灯泡组成的。伦敦

许多路过的市民驻足观看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人民公园能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注入艺术的元素，提升大家的艺术审美和普及美育，在平地里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公共艺术之所以是“公共”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设置地点在公共场所，而是因为把它“公共”的概念作为一种对象，针对“公共”提出或回答问题，创造公众交互的平台，为大众生活和人文精神带来富有创新价值的推动，并培育公众艺术审美和创新精神。因此，公共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物化的构筑物，它还是事件、展演、计划、节日、偶发或派生城市故事的城市文化的催生剂。

一个与都市相亲角毗邻的艺术展览会吸引到哪些人呢？相相亲来看看展览，也可以是一个爱的开始吧？



气候潮湿，前来美术馆参观的人们看到这个人太阳后，都会情不自禁地脱掉上衣，躺在美术馆大厅的地板上，仿佛真的有阳光穿透他的肌肤，温暖他的心灵，让他想起自己的恋人、家人，仿佛面对无限的大海山峦。人们对太阳的想象和渴望其实就是对心灵温暖的渴求。这样一个作品撼动了一座城市的固有面貌，让他们重新感知城市的温度。一个与都市相亲角毗邻的艺术展览会吸引到哪些人呢？相相亲来看看展览，也可以是一个爱的开始吧？



“你要永远记得，你有一个英雄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位老革命的爸爸。”戏剧高潮落在结尾王芳唱响《英雄赞歌》上面，全剧在激荡人心的歌声中结束，观众同时达到情感宣泄的至高点，台上台下形成共鸣。